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 第七回 錯裡錯劉趕三蒙賞 俠中俠徐小香焚券

話說扶住延四爺的，正是前幾回書中講的那個倪鴻。延四爺同他本是舊相識，不覺大喜；恰好倪鴻也要進城，延四爺即讓同一上車。倪鴻也不謙讓，便跳了上去。延四爺問他：「近來做些什麼？」倪鴻道：「我現在內務府大臣明善家當書啟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他的書札，不都由教書先生兼理嗎？」倪鴻道：「只因他家那位教書的劉恩溥好耍筆頭，挖苦人，東家怕得罪朋友，才找了我去。」延四爺道：「劉湘泉我也認識，筆墨實在滑稽，這人要做了言官卻了不得。你今日何事出城？」倪鴻道：「我同一個朋友，金老四，到戲園聽戲，不想走了水，眼看他被火燒死。我真是虎口餘生。這金四最愛武戲，同春台的沈小慶拜過盟。聽了一生的戲、到底以戲結局。」延四爺道：「實在可怕！你我還算僥倖。只是明善家一個月裡頭，至少要唱二十來天的戲，怎麼倪兄還出城看戲？」倪鴻道：「這也是偶然。」二人說話之間，又過了幾條街，倪鴻下車去了，延四爺也自回家。倪鴻在別處訪問了一家朋友，才回到秦老衢衙門善宅中。次日，接到了金四家的一張報喪條。倪鴻道：「這也。是禮不可廢。其實，這人是我眼看著他死的。」過了兩日，又接到訃聞。到了伴宿之期，倪鴻帶了份子，往金家弔奠。走至大柵欄，遇著慶和園失火，那水會上的人攔住去路，倪鴻只得繞道而行。到了金家，遇著幾個梨園中人，聽他說道：「這日慶和園是和春班的轉兒，起火之時，場上又演的是《拿火龍》。這把火比上次更大，不但燒了慶和，連慶和後面那個同樂軒，也燒成一片焦土。這都是咱們戲班自己找的，無緣無故，要拿什麼火龍！把火龍給拿翻了，才有這兩回亮子。」倪鴻聽了，暗暗好笑。當晚，倪鴻回城。次日因起晚了，不曾出來出殯。

光陰似箭，看著新春已到。這年是咸豐皇帝三旬萬壽。元旦頒下詔旨，命內府預備一切。這明善是總管大臣，他兒子文索，是堂郎中，父子都是要緊人員，終日忙碌。不覺已是六月初間，皇帝駕幸圓明園。明善父子都隨了去，文索離不得倪鴻，約他同行。那圓明園左近的寺觀，並那高大的民房，都被一班祝壽大員占了。明善等一班兒都有別業，卻不消去擾旁人。倪鴻求文索，要私人園中參觀，文索應了。到了初九日萬壽正日，倪鴻帶個紅帽，混在內府人員隊裡，同進御園。

卻說圓明園這個地方，在掛甲屯之北，暢春園在其南，清漪園在其西，長春園在其東。原是世宗皇帝做藩王時的別第，後來御極，更改作園子。歷朝都把這去處當作遊幸之所，世宗、高宗均有御制文字，記述此園的始末，果是個莊嚴尊重的去處。

倪鴻這番進去，真似孫大聖乍到天堂一般，一些頭腦也摸不著。他卻無有孫大聖的膽子，只謹謹慎慎，跟著鬼混。好在有明善父子的關照，料是不得闖禍。到了門前，只見那去處搭了幾丈高的牌樓，滿紮黃彩，掛滿宮燈。有個太監，穿著蟒袍，坐在一把太師椅上，旁邊站著十幾個小太監。又有許多侍衛，排列兩旁。見這些人是內府當差的，問也不問，放進裡面。那些各部大臣，都被阻住不能就人，候了多時，才魚貫走進。倪鴻一面走，一面抬頭觀望，東西兩面是湖，湖裡滿是荷花。那時朝曦未逗，好花正開，一陣陣的香氣撲入鼻孔，帶著露珠兒的荷葉翠蓋因風招展，倒象是迎人的樣子。倪鴻站不住，隨眾向東迤邐行去。走入清暉閣，只見北壁上掛著圓明園全圖，乃乾隆二年畫苑郎世寧、唐岱、丁觀鵬等合繪，高宗御題「大觀」二字，畫筆工細，全圖瞭如指掌。中間掛著一副對子，道是：稽古重圖書，義存無逸三宗訓；勤民咨稼穡，事著■風七月篇。亦是高宗御制。倪鴻等走上松雲樓來，見樓下排列著五棵大夫鬆，風過處護讓有聲，彷彿歡呼萬歲似的。遠遠望著，那邊搭著百十座壽棚，東西排列，甬道上，百宮朝衣朝服紛紛退出。倪鴻知道是朝賀畢了。走過清暉閣，向西北行，轉到正大光明殿。但見殿高十一丈，滿覆著黃琉璃瓦，上出重霄；殿前露台，列鼎十有八，銅龜銅鶴各二，日晷嘉量各一。丹墀為文武官行禮位，范銅作山形，鑄正從一品至九品，東西各二行，行行十有八，列於御道兩旁。十六扇金鎖窗，豁然洞開。殿東壁懸著高宗御書的《無逸篇》，西壁懸著宋代馬和畫的《幽風圖》。中間設一寶座，御爐中香氣氤氳，尚未散盡，十幾個內監正在殿上灑掃。過了寶殿，又向西南而行，經過了許多的重廊曲檻，石徑虹橋，方到澄虛樹小憩。遠望福海中央，蓬洲三島，上面樓閣玲瓏，五雲疊起，蒼蒼亭亭，正像仙人洞府。壁上都掛著萬壽無疆燈牌，雖是日出之時，那燈燭並不止熄。忽地一派笛聲，從水面上直送過來，悠揚可聽。倪鴻跟了眾人，依著笛聲，一路行來，經了幾處勝境，都是鋪設華麗，氣象堂皇，擺的面鮮兒足有好幾萬。又過去，卻轉入一派幽境，但只見面臨翠■，西山佳色，撲人襟袖。也有幾處懸崖瀑布，衝擊石罅，■琮自鳴，宛與笛聲相和。園中美景，果然觀之不盡。

最後過長春仙館，出壽山口，方見戲台。按其方向，演戲所在，乃在萬方安和的西南，前帶河流。這些雜項差役的官員，不能到面前，只和梨園子弟同進後台。那時台上鑼鼓齊鳴，正唱武戲。問起唱戲的，方知是《昭代蕭韶》，楊家將的故事。倪鴻在明家看過腳本，曉得這本戲雖是崑曲，卻無意味，便不去聽它。欲待向台前望望，那些人又禁止不許，只得同幾個素日相識梨園略為周旋，卻不敢大聲說話。那前台更是整齊嚴肅，靜悄悄無一人咳嗽。

《昭代蕭韶》底下一出是《拿火龍》。等到火龍拿完，就是劉趕三同八十二的《送盒子》。八十二綽號狐狸精，扮相豔麗，妖冶動人。趕三兒更是詼諧百出，妙趣環生。演到臘梅問他：「為什麼送禮？」趕三兒不覺脫口而出，說道：「今日是個萬壽，乾嗎不送禮啊？」這句話，直把皇帝妓女混成一氣，當時在座的王公大臣，個個面容失色，就是後台人聽見的，也喪膽亡魂。

不多時，便有一個內監走到後台，高聲問：「哪個是趕三？」此時趕三也嚇傻了。誰知內監口宣旨意，道：「主子道，趕三說話有趣，賞給他個六品頂戴，快去謝恩！」趕三兒忙同內監去面聖叩頭。後台都說：「這小子真有造化！」

須臾，趕三兒回來，眾人都給他道喜。倪鴻也揷在裡面搗了一陣亂。

等到戲完，眾人都退了出來。倪鴻仍舊逐隊散歸。明家父子也都回來，倪鴻過去相見。文索問道：「倪先生逛的如何？」倪鴻連聲道：「好！」文索道：「在你一邊說總算開了眼了，其實那裡面好地方還多著呢！還有西湖十景，全和杭州一樣。雖是人力造作，那巧妙也不亞於天工。」倪鴻道：「不消多逛，這一點已經夠我許多話料了。」文索又問：「看戲了沒有？」倪鴻道：「戲是不曾看見，只聽得鑼鼓喧天，武戲未免太多。」文索道：「主子最喜武戲，御制了二十八路刀法，十八路槍法。所以內府多派武戲。」倪鴻道：「方今海內多事，天子尚武，也是時勢使然。」明善點頭：「這話不錯！」當下倪鴻退出。

過了幾日，文索奉旨先回城內，倪鴻自然跟在一處。文索每日除了公務，便是應酬賓客，十分忙碌。倪鴻在館無事，只有看書消遣。這日，忽從亂紙堆中檢出幾本小書，面上題著《京塵雜錄》四個字。倪鴻正在展閱，劉湘泉走將進來，問：「倪先生看什麼書呢？」倪鴻道：「這是一部小品，是我一個舊朋友楊學生作的，專談的戲劇。」湘泉道：「楊學生，莫非別號蕊珠舊史嗎？」倪鴻道：「正是他。這書雖及不得《金台殘淚記》，卻正實在可傳。」湘泉道：「我是不懂戲的，此書我不敢贊一詞。」說著走了。

倪鴻把那部書翻了一遍。次日帶著書到狼家衙門來找延四爺。門上的請了進去，將到院中，便聽得有人唱崑曲。卻是延四爺自己在那裡，對著一本曲譜，按拍高歌。旁邊一個人坐著吹笛，見倪鴻進來，遂即停住。倪鴻同延四爺相見畢，延四爺指著那吹笛人問道：「倪兄可認識這個人？」倪鴻道：「向未識面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這是北京著名的曲師戴錦江，是梨園第一流吹笛子的。你在明善家天天聽戲，只看戲不看場面，所以不認識他了。他和繆三套都是京中不多見的好笛工。繆三套不拘什麼曲子，至少也能制它三套譜，唱法不同，都合聲律，所以叫做三套。你在京這些年，也算愛聽戲的，不認識他們，真正貽笑大方。」戴錦江道：「四爺太捧場了，我怎當得起！」當下延四爺也給戴錦江引進了倪鴻。倪鴻問：「四爺唱什麼曲子？」延四爺道：「這一本曲譜是梁敬叔新制的，叫作《崑山玉屑》，只有曲詞並無賓白，同《納書楹》是一樣的。我從萬尚書家借來，請這戴先生來品一品他的是非。誰知他大半全襲用的《納書楹》舊譜，沒甚新鮮腔韻。」倪鴻道：「梁三先生的著述，大半有這個毛病。他那一部《勸戒錄》，可算大部頭，到了四錄以後，便把別人的說部大抄特抄，如那場湯氏的《翼■碑編》，還有什麼《坐花證果》，都幾乎全部收入。何況遊戲小道，更不必盡出自己的心裁了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我是唱慣戲曲的；他這是清曲的譜子，好生拗口。」戴錦江道：「不但四爺

唱不慣，有些地方，我也實在吹不來。」倪鴻道：「現在崑曲不甚時興，是什麼緣故？」延四爺道：「總是它太久了，俗人聽不懂，戲園不賣錢，所以都換了二黃。」倪鴻道：「這又不然。那明朝三百年，怎的崑曲又站得住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明朝戲班，都是闊人自家控的。記得有位大老的太太，不通文話，人家誇他家的梨園，他說我家園中只有棗樹並沒有梨，因此人都叫他家戲班作『棗樹班』。可見那時梨園都是家樂了。自從我朝桐城張文端公崇尚儉節，不蓄家伶，士夫文人效法，不拴班子，單靠內府和王府。雖是皇家勢力，到底養不了那許多的人。戲園內只論掙錢，所以崑曲漸漸少了。」倪鴻道：「這是一層。依我看，也因近年長毛亂起，南北道阻不通。吳中曲師無從北上，蘇揚稚子亦不復販鬻人，唱崑曲的人沒有來源，一天比一天少，所以崑曲更衰。」延四爺搖頭道：「你這是替南方瞎吹的話！其實，南方崑曲真傳，從乾隆年間就到京裡來了。南方的嘉興派，自以為高明，簡直聽不得。」倪鴻道：「你這是京裡人的議論，我也不能附合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亂彈戲也是崑曲變化出來的，哪一天唱戲場面上離的開崑曲的牌名兒？可見崑曲是顛撲不破的。我敢斷定，將來必有復興的一日。」戴錦江拍手道：「實話實話！」又談了一會，錦江辭去。

倪鴻取出《京塵雜錄》道：「這是舊友著作，請四爺看一看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這書我曾見過，掌生，我是認識的。他這部書當小說看，原也使得，只是有些不在行的話。比如說當年旦角繫網子，所以叫作『包頭』，如今都梳水頭，便不能叫作包頭。要曉得貼水鬢也還要帶網子，怎說不算包頭呢！再者，他用的筆記體裁，依我說，不如作平話的好。作平話可以發展自己的筆墨，人名，地名，官名，年月，都可以不必十分認真。即如你，今日不在我這裡，我也可以寫作你在我這裡。你不認識明家，也可硬派你在明家作幕。只要事跡有趣，文字新奇，不必去考較真偽。即如現在關帝廟裡關夫子的像，都塑赤面，何嘗是正史上的話？不過演義裡的點染罷了。大凡看平話講考證，我只認他是個笨伯。若用他這體例，便板滯而不靈便，難下筆了。他對於京中之事，多問的安次香。其實安次香也是個半瓶醋。他這書雖只四卷，實分四種。依我看，除了這《夢華瑣簿》一卷還可以考些佚事，其餘都是些象姑傳，總算枉費筆墨。掌生這人對於聽戲外行太甚。天下斷沒有不能聽戲，卻能談戲的，但要真算個聽戲的，也非得與我一樣認真學戲不可！」倪鴻道：「若聽戲人都象四爺，這些名伶早就沒這大的勢頭了。依我看，聽戲還是外行多，他們唱著才舒展呢！」

二人正談得高興，只見看門人走來，說辛老爺催請。倪鴻便要告別。延四爺道：「今晚辛勵齋請我吃象姑酒，你若無事，何妨同去。好在勵齋也是熟人。」倪鴻道：「不知是哪一家？」延四爺道：「是岫雲堂。徐小香新收的徒弟，叫夢蕉，比著五雲都強。」倪鴻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便作個不速之客。」

二人同行，直到岫雲堂。一聲「客來」，辛勵齋攜著個妙齡象姑早在廊簷下笑臉相迎。大家見面，彼此作揖。那象姑向各人面前請了個安。倪鴻料是夢蕉，也不多問。夢蕉將三位讓到屋裡，跟包的擰上手巾，獻茶，不必細說。

倪鴻看那室中，彝鼎圖書，十分古雅。中間懸著一張「五雲深處」的橫額，跋語道是「蝶仙有弟子五人，皆以雲名，因戲題為五雲深處」，乃是萬藕尚書的手筆。倪鴻心想，藕從前常與自己吃象姑酒的，如今他已顯貴，就不易見面了。這時勵齋見枯坐無聊，便同延四爺下棋。

夢蕉走到倪鴻這邊來。倪鴻仔細一看，丰姿雅麗，骨重神清，不露半點輕狂，頗有大家風度。遂笑問道：「你今年十幾了？」夢蕉道：「十三歲。」倪鴻道：「你念過書嗎？」夢蕉道：「念過幾年書。」倪鴻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，家中還有父母嗎？」夢蕉道：「是天津靜海縣人，若有父母，我不至於到此地來了。」說時眼圈一紅，幾乎滴下淚來。倪鴻想起有個窗友，姓江的，中過己酉一榜，也是靜海人，面貌卻與夢蕉相象。接著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夢蕉道：「姓江。」倪鴻心中一動，舉起筆來，寫著他窗友的名字道：「這位是不是你一家？」夢蕉見了，低聲說道：「這就是先君。倪老爺，這件事求你不要告訴別人。我在這裡，是有辱先人的。」說罷，背過身子，拿手帕不住擦眼，卻是哭了。倪鴻不覺大吃一驚，略定了定神，跟著問道：「誰把你賣到這兒來的？」夢蕉道：「是我舅舅騙我到這裡來的。事後聽人說，他使了二百兩銀子。」倪鴻道：「你家裡還有什麼人？」夢蕉道：「靜海縣還有幾家本家。」倪鴻點頭不語。忽的，延四爺大聲說道：「倪兄，你悄悄密語的給夢蕉說體己話兒，不怕主人家吃醋嗎？」倪鴻道：「我知道主人不是這等樣人，才敢給小友閒談。」說時，就同著夢蕉過來。

一局棋罷，勵齋負了半子。吩咐擺席，又催著人叫條子。倪鴻道：「我免了吧，如今沒有熟人。」延四爺道：「本堂度雲，崑曲唱得甚好，何妨就叫他呢？」倪鴻依了。延四爺叫了印雪堂的鴻寶。賓主入席，一張花梨圓桌子上，三人各占一面，空了左邊，甚是寬綽。夢蕉上來敬了一巡酒，勵齋叫他在旁邊坐下；舉起酒杯來，說聲「請」，二客齊聲道謝。勵齋道：「象姑酒是沒有什麼可吃的，實在不成敬意。」延四爺道：「這兒有二十四個碟子，蝶仙固然好客，也足見主人的面子不小。若在別家，不過十六個碟子罷咧。」夢蕉過來，又給延四爺斟酒，延四爺問道：「你會唱嗎？」勵齋道：「他來這裡不久，才學唱呢！你要聽唱，會唱的人來了。」延四爺舉目一看，只見度雲掀簾子走來，照例請安畢，勵齋把他推到倪鴻這邊坐了，說道：「延四爺要聽曲，你快來吃杯酒，潤一潤嗓子。」度雲道：「四爺是唱曲子的內行，我怎麼敢班門弄斧！」延四爺道：「不妨，你只管唱，我來吹笛。」便從壁上摘一支笛，吹將起來。度雲才輕啟朱唇，唱了一支《遊園》。唱畢，延四爺道：「唱得甚好，果然名師必出高徒。」度雲道：「我有好幾處唱得不玲瓏，虧得四爺的笛帶得真好。」延四爺一時高興，叫度雲吹笛，自己唱了一出《八陽》，悲壯蒼涼，聲裂金石，果然比度雲高得多。夢蕉、鴻寶各人打了一個通關。等到伺候人端上點心，鴻寶方才告假，度雲、夢蕉一齊送出。倪鴻從懷中取出個字條兒，向二位悄悄的說了幾句話，二位一齊點頭。

度雲、夢蕉回到屋裡，說道：「師父來了。」三位看財，果見小香走將進來。他同延、倪二位俱是熟人，只有勵齋是初次見面，少不得上前施禮，說了幾句套話，又向倪鴻說道：「方才我在秦老衙門伺候唱戲，明大人從園子回來，同文大爺不知說了些什麼，便把戲止住。好像國家有什麼事一般。明大人忙忙的又往園子去了，不知是何原故。我那時不曾見著倪先生，想不到倒在我家裡。」倪鴻道：「蝶仙，你來，我給你有話說。」遂拉了小香走到東屋裡間，坐下，說道：「你知道你徒弟夢蕉的來歷嗎？」小香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倪鴻取出一張字紙，指著說道：「這個人是夢蕉的父親，己酉的孝廉，和我是老朋友。他實在是好人家的子弟。據他說，靜海縣還有本家。如今我們幾個人打算拿出錢來，替他贖身，還把他送回原籍。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。」小香笑道：「這是什麼難事！」便同倪鴻又走到這邊來。

倪鴻不知他是什麼心思，倒覺不得勁。小香向延四爺道：「我這徒弟夢蕉的出身，四爺曉得嗎？」夢蕉在旁，冷不妨師父問出這樣一句話，早羞得低下頭去。延四爺道：「我是將才曉得。」小香道：「他既是書香子弟，我決不以良為賤。他家只用了我二百兩銀子，這孩子也給我賺回些來，不全賠本。我姓徐的有心放他出去，要四爺作個證明人，免得他那些不講理的自家親戚來訛詐我。」延、倪、辛三人聽了，一齊拍手叫好。那夢蕉已經哭了。延四爺道：「蝶仙既有這宗義舉，我輩理應贊同。」小香走了過去，取出夢蕉賣身文契，當著大家立刻燒了。夢蕉忙向眾人磕頭，大家還了個揖；又向小香磕頭，小香也跪下還禮道：「你如今已不是徒弟了，我怎能受你的禮？你既是書香門第，回府之後，還盼望你讀書上進，顯親揚名。」夢蕉含淚答應。小香道：「他如今已是良人，不可再住在我這裡了。」延四爺道：「今晚諒是搬不出去，明日叫他先到我那裡，然後設法送他回去。」小香道：「是。」延四爺又對夢蕉道：「從前何太史少年，曾被歹人拐賣到戲班中作了旦角，唱的很紅。後來被他叔父撞見，告到官裡。那官見這小旦有些斯文氣象，問他可會做詩？何太史答應道會做，那官兒便指階下柏樹，要他題詩一首。何太史隨口念道：『柏本棟樑器，初生不自全；若蒙扶持力，一勁直參天。』官兒大喜，把他留在署中攻書，後來果然成名。你師父這番舉動，真不讓以這位長官。只不知你可趕得上這位太史公？」說笑一回，大家各散。